

煤，是用来燃烧的

■工友情怀

□肖功勋 文/图

我又回到我工作过的矿山。巍峨的矿山，在晚霞的映照下，井架显得更加雄伟，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美丽壮观。我注视着井架，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走进了我的脑海。

我第一次下井时，你举起矿灯，微笑着对我说：“从今天起，你是一名矿工了！”

“煤，是用来干什么的？”接着，你又这样问我。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大声回答：“煤是用来燃烧的。”“对，记住，从今后你也就是块煤，黑，但燃烧起来，很亮，很美。”

300多米深的地下，沉闷的

炮声不时传来，整个巷道都在颤抖。工作面，有一伙工友顶着瓢泼大雨般的井下“淋雨”，把一根根钢管、一道道大梁，准确无误地安装到位，泥水和汗水在他们的脸上交流……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地层深处，居然会有如此生动而热烈的场面。

花开花落，春秋几度。在你的言传身教下，与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一起生活，我每天都有一种全新的收获。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井下工人团结协作、能打硬仗、忘我奉献的精神。终于，我也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矿工。那时我才知道，你不但是一位很优秀的

矿工，很称职的师傅，而且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班长。

一次，一个工友被冒顶的矸石砸伤了腿，你和几个工友把他从泥泞的巷道里抬出来送到医院，还给他输了血。这位工友出院后，你给他买饭、洗衣、洗澡……直到痊愈。这位工友感动得含着泪说：“班长，你对我比我的亲人还好。你真是我的好大哥。”

班里有一个工友，经常和几个小哥们在一起酗酒，无故旷工。你几次教育批评，收效甚微。有一天，这个青年的家里来电报：“母病重住院，速寄3000元。”他借贷无门，一张灿烂的圆脸，变成了一个繁体“愁”字，整日无精打采。你发动班里的工友为他献爱心。当你把大家的“爱心”交到他手里时，他激动得流着泪说：“班长，谢谢你和师傅们！”再没说什么，向你深深地鞠了一躬。从此，他再没酗酒、旷工，年终，他的胸前开



放了一朵鲜艳的大红花……

有一天上夜班，我们正在开班前会，调度室工作人员要你去接个电话，回来后，你神情有些凝重。沉默片刻后，又像往常一样下了井。

后来我们才听说，那天是你妻子打来电话，你的女儿被开水烫伤，需要到医院治疗。我们问你那天怎么没回去，你说：“我们的采煤工作面正在过断层，顶板破碎，是最危险的地段，我放心不下，我得确保全班兄弟的安全。”

一天，不幸突然来到你的身边，你带领工友们正在工作面挥汗如雨，突然，身后哗啦啦一阵巨响，工作面冒顶了，塌下的矸石堵住了洞口，上面只剩一

道小口。大家都惊慌地向那个小口爬去，挤成了一团。你大喝一声：“大家不要挤，快搬开石头，一个一个往外爬！”你镇定自若，指挥工友们爬出了洞口，自己却被再次冒顶的矸石埋在了里面……

后来有一位工友写了一首诗歌颂你：跨上“金驼”去了西方/在300米深的井/你谱写了一首壮烈的歌/矿山结满了不凋的“红豆”/把你的歌永远传唱/矿山已走向新的口岸/你似一座雄伟的井架/永远矗立在矿工的心上。

晚霞映照着矿山的井架，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美丽壮观！我注视着井架，想念你时，我就想起了煤，煤燃烧起来，很亮，很美。

生活的情致

——读张恨水《别有情调在人间》

□潘玉毅

很多人了解张恨水，多半是因为他的小说。从成名作《春明外史》，到享誉文坛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张恨水的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深受读者的喜爱。不久之前，我偶然购得张恨水的《别有情调在人间》，细细读毕，才知他的散文竟也写得这般出众。一如书名所记，张恨水的散文十分推崇“情调”二字。

其文多用短句，偶有长句，中间也多以逗号隔开，这样的文章兼具轻松、简洁、明快、流畅诸般特点，极适合朗读。读上许久，气息也不会紊乱。而且，值得称道的是，张恨水所用的短句并无急促、枯燥的弊端。观物也好，写景也罢，甚至闲谈风月、论说饮食，句句走心，引人深思，这使得我们在读张恨水的散文时常有这样一种感触：也许，行文的起承转合未必必要丝丝入扣，情调、情致、情趣，远比语法、文本要来得重要得多。

情真方显意切，借助张恨水在《别有情调在人间》里的叙说，读者可以看出他对北平的偏爱。他拿北平与成都比，与南京比，与重庆比，与洛阳比，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大都市比，甚至与故乡安徽比，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能够代表东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难找第二处了”，并表示“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他写北平的花、写北平的景、写北平人的生活状态、写北平与其他城市的不同，字里行间，有一种溢于言表的自得。无论是描绘天坛、天桥、陶然亭、荣宝斋、中山公园这些有

名的“景点”，还是讲述莳花弄草、养鸡养鸭这些凡俗之事，张恨水的笔墨留香处，充满了趣味和情调。

北平若是张恨水所钟爱的地方，那么黄叶则是他最迷恋的事物了。大概是喜欢秋天的缘故，《别有情调在人间》一书里，张恨水有多篇文章都写到了黄叶和菊花（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因为黄叶和菊花而喜欢的秋天）。从某种角度分析，他与唐代的刘禹锡算是同好，刘禹锡在《秋词》一诗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四句赞美秋天的美好，而张恨水在行文里亦毫不掩饰他对黄叶的欢喜——“秋天的黄叶，我是最喜欢的，它在不寒不热的天气里，会给予你一种轻松的情调。”

他说：“我心里有一首诗，但我捉不住她，她仿佛在半空中。”然而文本之外游荡的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浅吟低唱的诗意，这诗意时而含蓄，时而奔放，不经意间，已从纸上跑入我们的心间。这诗意大抵也是情调的一种吧，不然何以让我们合上书本仍对它念念不忘？

《别有情调在人间》里收录的大多数文章，只是看一眼题目，便不由让人联想到闲情雅致、诗情画意，尤其是第二辑“生活是很有情致的”，26篇文章有23篇用的都是五字短句，像《燕居夏亦佳》《日暮过秦淮》《碗底有沧桑》……不觉间，让人生发无限联想。这样的文章一身筋骨，尽是“风流高格调”，品之有趣，读之有味，让人读着读着，便欲罢不能了。

图片故事

记忆中的老照片

□张理坤 文/图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普通农家小院的一角，青草与绿树掩映，两个可爱的男孩子舒展筋骨，一招白鹤亮翅，一招金鸡独立；大的穿着改织了几次的白绿相间的毛坎儿，一条粗布灰裤子，小的上着一件青色卡其褂，一条帆布米色裤，脚上都是黑面宽口干纳底的布鞋。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身后是一幢砖瓦砌成的房子，不远处斜倚着一株硕大的无花果树，泛着新绿，亭亭如盖，间或有黄的绿的果实在枝桠间探头探脑，金色的阳光倾泻而下，闪烁着、跳跃在生机盎然的春天……

这张照片有些年头了，我甚至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情了。那时候，外祖父祖母正值中年，一如当前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还很

年轻，就像现在的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可爱伶俐，恰似如今我的女儿欣欣。

那幢老瓦屋依旧矗立在原地，只是空荡荡，闲置半年多了，自外祖父祖母去世以后，这一大间房子再没人居住。门前的那棵无花果树依然挺拔高耸，不同的是枝干嶙峋，不复当年的风采，结果儿日渐减少，味道苦苦的、涩涩的，远不如儿时外祖母用镰刀割下来剥开皮轻轻喂到嘴边的那般香甜可口，沁人心脾。这棵树是外祖父从外地千里迢迢带回来，外祖母亲手植在院中的，据妈妈讲，那大概是她小时候的事情了，无花果的甜蜜芬芳了外祖父母的青年、中年、晚年，舅舅、姨妈、妈妈的大半辈子，同样润泽了我和弟弟、表兄弟姐妹们的童

年。我们家也分植了一株，三十多年过去了，枝繁叶茂，年年开花结果，成了小院独有的风景。说来也怪，分株所结的无花果小而且酸，完全不能与原株同日而语。我曾费过一番思量，难道是水土不服，“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这个问题长久困扰着我。

听母亲讲，外祖母娘家家境殷实，从小养在深闺，她性情淑均，贤惠明理，一个人独立支撑，照顾好几个子女的同时，把家里地里的活儿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也使得老年在乡镇政府谋职的外祖父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致志于事业。

我出生之后，是外祖母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的。后来回到祖父母家，祖父母是本分淳朴的庄稼人，生活拮据，父亲又远在山西，母亲是民办教师，收入微薄，外祖父祖母经常过来周济我们母子，今天塞一张5元钞票，明天送来一块牛肉，在物质条件匮乏的童年，我每每渴盼着外祖父祖母的到来，那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改善，也是我傲娇伙伴的资本。

还是那张老相片，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仿若就在生命的前一瞬，外祖父母还在世，父母在壮年，我们还是天真烂漫的孩童，沐浴着春光，咀嚼着黄澄澄的无花果，如泉水般清冽，如蜜糖般甘甜……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书海掠影

